

T 5426/3153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42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一 書籍一

竟陵鍾

性仙傲著

語石齋私印譜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詩歸序

三注鈔序

兩淮鹽法綱冊序

東坡文選序

詞林海錯序

蜀中名勝記序

二十一史概奇序

隱秀軒文集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嘉澤雨若閱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每卷行冊無此則無徵無徵不信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

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
良鍊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
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
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
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藪諸書爲歷代文章
正宗雅俗關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
學正傍關派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
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

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
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公
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
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
想於印章亦然貝乘曰善於明則有之始文
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
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
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章

如豆粒腕力扛鼎客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
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
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
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
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瓶珠之購蘭亭
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
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於遇遇者期於得是
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池

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

半某石某玉某銅出某所某爲何所人作而
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
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取諸書而質半取
諸石具二家之體而微者其惟印章乎貝乘
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
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
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

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即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川貝乘笑曰余姑取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為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為傳器即其章不復存而印識於紙者寒峻或得而賂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而金石之壽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辟之墨蹟在紙則嚮榻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貴者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尤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

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欽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倣於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

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斷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爲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柰何不

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
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
失身之罪莫大於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
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
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
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於士
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
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爲之計

而預爲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
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
衰於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聚
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
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所斲弛不羈非常
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
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况 上嘉與
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

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
又取必於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
於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
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
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
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曰

六心目

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詩人選以

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
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
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
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
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年運不能不
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
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

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
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
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
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
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
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
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于古
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

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僻者也則何
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
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
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
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
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
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
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

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
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
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
說而特不敢以庸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
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
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
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
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

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無
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
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
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
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於大學文
王周孔之於易以至左氏公穀之於春秋皆

注也凡注之爲言依於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
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注者而猶
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於所注者
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
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
注之力爲書則以古人重於視其述而後人
輕於視其作也故子鈔三注而重有感於述
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
說也書直首經次史次說子於三子世爲何
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
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
矣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爲爲
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於所以爲之之道
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爲智者之所不

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
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
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
下粟強半仰於兩淮鹽課乃套搭之苦中於
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深則積引沒積引沒則
見引復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
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爲奸民
利吾楚滄孺哀君佐計大農爲疏理十議大

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期十年套
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
疏理兩淮鹽法卽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
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沈疴積歲醫
者持藥囊進雖口頭昏上鑿鑿必可經驗有
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
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
庶幾中撓之君不爲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於趨而或
若其多於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畫
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
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
引聚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於
二百餘萬超掣之商不妙於害之中開之以
利妙於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
之令甫具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

萬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
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柎楊呼晷不聞於
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利如
水走下非民之樂於輸利在輸不在逋則舍
逋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其
不可爲者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
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鬻之法以病者起蹶爲
程今貴人而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

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
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產
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
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斯之不
久費之不奢而不以國醫酬之也豈有是哉
大抵人見謂不可爲之日自有難而易者而
人第懼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日又自有
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

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有不出於極
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所共
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
所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不必見獨鹽法乎
哉抑聞之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
顧躊躇乃在遊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
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
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之後也難

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獨鹽法乎哉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於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於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

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崇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於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

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卧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况其下此者乎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

於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謾謾然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已所欲言

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於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卽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之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詞林海錯序

今夫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達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徵諸田畜徵諸牢鮮徵諸陂果與蔬徵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

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
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
蠟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瘧不經見故也
而洞庭白小風俗以當園蔬閩之窶人噉江
瑤柱礪黃與魚蝦無異也茂卿舉孝廉不仕
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芻中暇整出其
餘地蓋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於海猶之
田之穀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尤好也

讀茂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
夫廣貯迂搜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
類宣滯化腐通彼我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
者事也蓋有通識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兒
見貴客至傾筐倒皮剪砌餽釘几案陳陳而
寒窘之氣常見於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
常滿妻妾僮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
而門以內常覺充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

此暇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煙朝暮竹栢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

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游爲邊防爲名勝諸種子獨愛其名

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為規而內山水
 其中借山水為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擇其
 采嘉擷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貧士也好
 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辟之奕郡邑其局也
 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子也能使
 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
 古今以文字為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
 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唯

是以作者之才為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寄
 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
 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於是乎古人
 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為述者
 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為
 作者地理者相生權實相馭是為難耳要以
 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為山水之精神使山
 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

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
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
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乎蜀可也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
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於夢史稗官之屬
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
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

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於千百之中非
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間而
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
天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
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
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
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
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

緝之難於自連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
文者道也自連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
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
其事辭之出於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
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
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今所謂采緝者
餽餉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連之江
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

而職取之雖賢者次不能行其志况竊行苟
祿驕人肥已者乎惟讀古人書於其正者則
觀其所以居身入世進退出處之跡夷險昭
晦之故真著述猶愈於僞經濟此非空言正
爲實事而於其奇者若事關妖祥爲國家興
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錄之成書傳之其
人此亦有深心大用焉非旁史稗官之屬而
已余比多暇嘗歎士大夫處君臣朋友之間

多不得其道者半由不讀書又觀古之小人
無不讀書而今之所號爲君子有不識正史
時代者以此不敢自虛歲月流覽二十一史
欲節錄其正文附注已意作諸史詳略一書
心力未遑約之爲史懷若干卷僅標已意而
已其於史家之正處旣未能窺其大意而一
切奇處可喜可愕如心石所撮若從來未經
子目者以此媿予之暇整精該萬不及心石
之一而撮之之時義未易言也

序二

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韻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伯孔詩序

隱秀軒文集

惠子軒文集

序一

二十二

以此不敢自處...
 欲節錄其正文...
 心方未遑約之...
 已其於史家之...
 功奇處可喜...
 夫此一而...
 和義未易言也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二 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韻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周伯孔詩序

問山亭詩序

章章甫詩序

種雪園詩選序

章晦叔詩序

玄覽集序

隱秀軒集自序

舟嶽集自序

西陵草序

放言小引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序二 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為刻詩南

隱居集
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
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
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
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
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
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
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
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

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
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
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
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
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
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
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踈
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

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
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
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
虚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
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
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勅敵而故相
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
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
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
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
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
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
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
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

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
名曰韻詩辟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
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近白
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遊戲棲託之意者也
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
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
能無斷缺補湊雖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
周覽冥搜孤往高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

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爲彭舉夫風雅
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
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
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
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子孟之致居
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
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
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毓長

史工射而毓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
晦也余亦目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
毓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自命
爲知彭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齊集顧
太史太初序之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
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

近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
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
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
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
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
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
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
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

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
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
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
黍煑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
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
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
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予丘忽
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

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著用
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儁才奇情孤習
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
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
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卽不甚劇心然亦

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
椎椎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
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徃意不可一世者苟
其人真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
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
之輕其少者旣不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徃之
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強跳蕩之
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

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
歎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
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
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
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
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頰
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
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予不

劇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讀唐以上
詩精思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
與予札曰向聞子言甚善子細檢吾詩某處
爲唐某處爲近人爲近人者抹殺之某處乃
爲伯孔子序吾詩序其爲伯孔者而已予益
奇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者必
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
一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

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
之雅能奮於嘍喑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
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之以子弟臣隸之
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
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
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暇日以脩其孝弟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
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

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
 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
 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
 柬招譚郎視予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
 孔意每欲自為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為明
 人而口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
 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為明人而為楚人乎
 予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為石公鍾子者
 則不可問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
 不異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介

問山亭詩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
 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為著
 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
 也夫于鱗前無為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
 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

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
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
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
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
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
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緼藉頓挫沈着出沒幻
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
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

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
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
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
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予與石公皆楚人石
公駁于鱗而予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
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
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章章甫詩序

庚戌予舉南宮時禮俗如蝟座師雷何思先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予次第奏之先生顧笑吾以占子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予媿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爲玩物適景而以爲消閒習苦之助然予閒曹耳予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不入歷試奇蹇去而爲廬江令精力於職見以爲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顧不廢詩能舉

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媚之故爲秀才則妨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於淫靡浮媚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寬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帙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

於胸中者而能精力於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慨於天下之莫已知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

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爲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

今之也
孟和之

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爲而物
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
草木之滋去矣然全金石草木而爲藥可乎
雖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
列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壬子前
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爲富有日
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
和寧爲此不爲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
知己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
和不答孟和問予予亦不能答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
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
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
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
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

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年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玄覽集詩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覽於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峽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奧幻眇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

之言曰玄峯山奇過五嶽而名位遜之則玄
之爲也不佞楚人官以行爲名其於遊頗便
乃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
恮及友人譚元春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
蓋由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間與山水之爲六
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柱下之言或
河漢而未之及也古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
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

也馬公爲楚文章司命公之文章出於山水
而其爲山水也出於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
若文若賦舉而名之曰玄覽有味乎其言之
也始吾友蔡元履遺予峯上草其言曰吾與
督學馬公蓋先後覽茲山焉吾之爲茲草也
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旣其理今年春公
始寄予玄覽集伏而讀之匪惟無車馬氣並
無牲璧氣匪惟無牲璧氣並無宮觀氣匪惟

無宮觀氣並無泉石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
 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哉始信不佞
 之不得至於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近而神
 與之遠不佞要譚子遊以去秋詩曰八月氣
 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
 不果遊又曰巖泉逢靜者靈昧必生愁則若
 專爲馬公斯集言之也客曰子六經儒人也
 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其可
 也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
 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
 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
 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興
 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
 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

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

然亦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聞取已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爲

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
 林茂之為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
 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
 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
 時而始為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
 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
 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為序之驗也茂之能
 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
 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為
 茂之一白序可也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
 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
 之嶽曰衡曰叅衡較遠至於叅與譚子無歲
 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叅而不予待
 者一待予往叅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

參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
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
期往復之言求信於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
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
讀岱集而喜妙緒佳言真不盡於一人一事
也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予其何敢忘舟故
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記及詩在其
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

首合刻之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
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
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
不意以此終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
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
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

隱居車文集
竹四三
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
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鑊乎三遊洞之
峽乎觀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蓋用
我全力付之一隅焉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
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
有全力焉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
逸始放之義何居胷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
欲言卽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
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
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詖淫邪遁皆橫之屬
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
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
文以爲有破轅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
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

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為言有物有
 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
 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即孟子之所謂辨也辨
 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
 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又二

詩文集二

竟陵鍾

惺伯敬著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澤雨若闕

董崇相詩序

黃貞父白門集序

潘無隱集序

潘穉恭詩序

徐元歎詩序

孫曇生詩序

南州草序

程惟德詩序

留臺奏議序

陪郎草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又二 詩文集二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於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

竹四六
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鷲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持世其骨力重而不歎媚能振世其氣宇閒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

素傑之神悠悠忽忽疎疎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爲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於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爲詩則欲有詩

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爲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怵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一二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

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爲名無損益於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爲之不虛而力爲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爲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於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於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爲詩者所以至不至之

故皆不出此閩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
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爲詩似其爲人非惟
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
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
過於同能而兼長者遜其專詣公亦知予不
妄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予序而猶不欲使
有聞於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啣枚
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爲不及獨往不已寧

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
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
吾輩爲詩不能有名於世則已幸而有名於
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爲之深省
內愧焉於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
於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

無踰於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討其
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
人情私於所至所見而不能達於所不至所
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
而不欲去乃有甚於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
於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
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也其意思所在常落
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曾中一往悠然穆

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
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仰於
金陵曹署仕隱吏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於
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
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曾中
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蔣陵
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
今真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

其遭物悼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冲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於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予爲序似若有所私於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於白門而欲遊且止於斯也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於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於古人今之所謂熱者如是而已予則

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
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
不使之盡其才以達於古人不已是吾設心
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
欲以吾之說紕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
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
於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
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

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
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
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
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
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
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於
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
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

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
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
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
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卽無隱之不自得而更
請於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
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
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
學琴於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水汨

沒山林皆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
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
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
三人居久之烈侯迥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
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
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乎而以寒河爲海水
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
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

才而真自達於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
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
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於二子者
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
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
佳之中者也

潘穉恭詩序

予已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

上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
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真州訪之於其家冬
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
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
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
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
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
一脉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

曰鍾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踟躕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於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於警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煩穉恭語

元長請爲削此竟陵之名與迹予序子詩以報子穉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穉恭生新安居於真州真州爲燕齊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酬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

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酣而稗恭以
 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
 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
 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
 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
 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以交資稗恭而
 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稗恭富有日新
 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

今之嘉樹林則稗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真
 州也橫山社則稗恭之橫山社不曰新安真
 州也燕遊草則稗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真
 州也予以一帙從稗恭後請告元長為割竟
 陵之名與迹而日孳孳焉稗恭許諾

徐元歎詩叙

惺論詩人罪其苛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
 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為不可斯之謂苛

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怨於已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爲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唯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爲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予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

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于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予亦何讐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

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爲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也其故可思也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壻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玄度並稱予過錫山

不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生所爲志錄者卽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者卽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矣越舟中始竟竟而歎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卽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而獨有年

年而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曩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曩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興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

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曩生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浮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

以持其名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
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
人有成耳如曇生之文章器業不待年而成
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長曇生一
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
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
際忍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
獨一生詩文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見曇生
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
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予
之讀曇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
竟竟而歎焉有以也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
體用兼華實之言惜今人於所謂立言不朽
者直以詞賦之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

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此不講於經國二字之義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於事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文不足道也世不有已見於事又能出之爲言意所已及手能追之足所旣至口能道之真至

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今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兩爲令之文已爲南功典內計稱平而核有考功之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爲記爲

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槩原本舊章錯綜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揀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旣已謂之文矣而終不敢直以爲文愚嘗謂文莫盛於漢漢有兩司馬今槩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文吾所直以爲文者也至於子長之史論河渠天官封禪以及春秋戰

國之用兵衛霍李廣之樂功本末原委今之職其官當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者乎今槩以其文讀之其最枉者平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生財鬻爵鬻獄而不效鑄錢制幣而不效酎金勸輸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

陽春集卷之六
竹六二
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
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
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羨於富厚也豈不謬哉
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或已
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
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
業爲不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
既見於事又能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

人與此一種之文於以紆經世者之氣而服
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錦以飾婢工
於嫁婢而拙於嫁女金錯以飾櫝明於售櫝
而暗於售珠若夫女如尹媼何妬於文錦之
婢珠如隋卞何妨於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
文止此乎未也公之事聽於官其文聽於事
公爲京兆有京兆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
多故嚮用方新由是而之焉居是官則有是

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有已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爲詩也猶粵之鏘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爲異而不能不爲詩非真能詩也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爲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爲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異程惟德之手詩無時而不爲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持其詩陸

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爲詩矣又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爲異之故起而爲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爲之致書於予曰惟

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歎矣徐元歎者吳人徐波子已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胷中挾一徐元歎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前事也士隔三日時勢興願爲之一變况二年乎卽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爲詩也且非獨予不爲詩而已也去年予弟恮死其秋予病亦幾死元歎遺予書以生死事大

戒予爲詩而勉予學道其言絕痛元歎忠恕人也戒予爲詩必以身先之元歎之不爲詩也必矣而予又安能序元歎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序也

留臺奏議序

代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谷中所選南臺諸臣奏

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某以
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於今庚戌
咨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於言路之際也國
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所
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隨
俞隨就列自神祖末年鄭重遲迴幾與大
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肯不知者曰
上實有所疑知者曰上實重此官而用之

如不得已夫疑之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
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咎者曰自
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上有
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
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顧在留臺難言之
矣留都與燕京並稱其於春明門外猶然天
涯也匪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周
而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

竹六六
京都之名而形近於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
勢疑於外吏卽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
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智
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今觀庚戌咨中
之在留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其言若而
篇近自官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
脩廢言人人殊其間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
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以不敢自輕

之品自不可掩於筆舌之中而或可得於語
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
之者雖然爲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留
都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
臣尤難故某於序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
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

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
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
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
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
人不詩矣卽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
者幾人哉定如於其時退然不與人爭默然
若有所待及向之爲詩者與盡而返屬厭而
自止定如且成進士作令而陪都儀部郎子

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賓朋之
婉孌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隨
之始予言詩定如虚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
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
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
俊不可以爲詩予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
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朴人也於世
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

世固有不必要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
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
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於靜與
厚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
爲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於
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自廢其興其
廢不出於性情而出於聲譽於詩何與哉定
如之退然默然也其詩固久已足於中其出
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
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
自止之時也予與定如同里矢相與以詩老
肯聽定如之盡而返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
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其曰陪郎草者自
題其作陪郎時草也

隱秀軒文集

知亦神文是然

賦其非謂

之詩來

肯讓安收之盡而亟蠶卵而止
蕪然腹安收
自止之報世千與安收同里
天卧與以荷
冰之而不論不亦皆固未亦盡而亟蠶卵而
而為詩言其心之而不論不亦皆而已言其

